

陶靖節集卷之三

詩五言

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  
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耻  
事二姓故以異之嘗攷淵明詩有題甲  
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  
二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  
巳秋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  
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

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容晉未禪宋前  
二十年輒耻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  
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  
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  
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秦少游嘗云  
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  
復屈身投劾而歸耕于潯陽其所著書  
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  
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  
熙前之句然則少游魯直尚惑於五臣  
之說他可知矣故著于三卷之首以祛  
來者之惑云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  
晏如時來苟冥會婉孌憇通衢投策命晨裝暫  
與園田踈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  
遙登陟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  
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班賦求幽貞之所廬

鶴林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簞笠但

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簞笠之念不

忘乃為勝耳淵明望雲慙高鳥四句似

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山谷曰佩

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

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二首

其一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

友于

洪駒父云以兄弟為友于歌後語也

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

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戢

守窮湖

榘以制切楫也

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

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

與期

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坎水也言道路行役之艱難

崩浪聒天響

聒喧語也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

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趙泉山曰二詩皆直敘歸省意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一作塗口

按江圖自沙陽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坂赤坂二十里至塗口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棹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

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按是時淵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爲州祭酒乙未距庚子叅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旣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

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爲罕人遠是以植杖  
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邇難逮轉欲志  
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  
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  
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  
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

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  
農亦不識此語之妙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劼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眄莫誰知荆扉晝  
常閉閉必結切闔也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

希聲在目皓已潔潔或作結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

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  
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

漢元朔中武帝詔封公孫弘爲平津侯 栖遲詎爲拙寄意一言外

茲契誰能別

鶴林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此十字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此者莫能加也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

在歸舟諒哉宜霜栢

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復大業不失舊物也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

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淵明故居

六載去還

歸

韓子蒼云淵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為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巳故云六載趙

泉山云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韓說蓋誤

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

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

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  
莫念一觴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  
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  
亭月將圓亭亭高也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  
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  
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  
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

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西園

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  
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

南村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  
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  
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  
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

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  
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  
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  
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  
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

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澗田舍獲

澗蘇困切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  
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饑者歡初飽束  
帶候鳴雞揚楫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  
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  
作此來三四星火頽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  
遙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栖

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



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  
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  
儷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淵明  
韓退之時時擺脫俗拘忌故栖字與垂  
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

飲酒 二十首

余閑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  
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  
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

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

陵時

漢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  
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  
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黃山谷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此

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

理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

立言九十行帶索饑寒况當年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

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乎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詩眼曰近世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

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

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饑余貴耳賤

目則為解曰榮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

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

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

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

長老其饑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

可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  
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條  
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其四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  
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自值孤生松斂  
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  
所千載不相違

趙泉山曰此詩譏切殷景仁顏延年輩

附麗于宋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  
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王荆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  
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  
句

東坡曰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

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

敬齋曰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間把菊時安知其高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如是則撞破煙樓手段豈能有得耶

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為望字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一字之誤害理如此

張九成曰此即淵明猷畝不忘君之意也

###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

漢敘傳三季之後計云三代之末也

達士似不

爾咄咄俗中惡

咄丁骨切叱也

且當從黃綺

湯東澗曰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以乘時自奮為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毀譽非所計也

其七

秋菊有佳色衰露掇其英

衰於汲切  
掇都奪切

况此忘憂

物遠我遺世情

遠于願切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

此生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繇菊而發耳

艮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俗氣

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爲得此生則見後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爲達况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

哉當以此論淵明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竒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  
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竒提壺挂寒柯遠  
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  
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縑縷茅簷下未  
足爲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汨古沒切深感

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  
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趙氏註杜甫宿羗村第二首云一篇之  
中賓主旣具問答了然可以比淵明此  
首

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故作  
是篇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

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為貧而仕

其十一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

惡

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腕其囊以身親土其子遂裸葬

人當解意表

東坡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東澗曰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前八句言名不足賴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也

其十二

長公會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

世辭

張釋之子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

仲理

楊倫

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爲復狐疑  
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  
所之

###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  
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  
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

湯東澗曰醒者與世計分曉而醉者頽  
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逃者故以  
醒爲愚而以兀傲爲穎耳

###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  
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  
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  
飲酒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



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  
口腹者畧矣

石林詩話曰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  
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艱人各懼  
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

灌木叢木也

班班有翔鳥

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  
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  
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  
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

茲終以翳吾情

前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  
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  
盡廢良弓

湯東澗曰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有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牽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烏盡弓藏蓋借昔人去國之語以喻已歸田之志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

所惑

揚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好事者載酒餞從游學

觴來為之盡是

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湯東澗曰此篇蓋托子雲以自况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其十九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

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

悠揚朱所以止

淮南說林訓揚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

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雖無揮金事

文選張協詠二疎詩云揮金樂

當濁酒聊可恃

按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

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

間

### 其二十

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直汲汲魯中叟子孔彌縫

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  
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  
老翁為事誠勞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  
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  
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東澗曰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

之所謂群儒區區脩補者劉歆移太常

書亦可見不見所問津蓋淵明自况於

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

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  
醉時說也若已醉何假憂誤哉然世人  
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

###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車  
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  
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  
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已始覺  
止爲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渙

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

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日陽谷有扶木九日居下  
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

胡仔曰坐止高蔭下四句余反覆味之  
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  
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  
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葦門之裏則  
朝市深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  
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  
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

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  
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述酒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

已分素礫晶脩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

華固靈墳豫章宋武始封重華斥恭帝揖遜事流淚抱中歎傾耳

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諸梁董師旅

羊勝喪其身

黃山谷云羊勝當是羊勝半勝白公也沈諸梁葉公也殺白公勝

山陽歸下國

魏降漢獻帝為山陽公卒弒之

成名猶不勤卜生

善斯牧安樂不為君平王

從韓子蒼本舊作生

去舊京峽

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竒文王子愛清

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我我

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黃山谷曰此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

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

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

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禮位既而廢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弒逆故靖節詩

中引用漢獻事今推子蒼意考其退休後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與不可指擿今於名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如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場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類之風雅無愧誅稱靖節道必

懷邦劉良註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爲  
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湯東澗曰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  
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甕授張  
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  
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  
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辭盡隱語故觀者  
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  
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

決爲零陵哀詩也昔蘇子讀述史九章  
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  
哉

責子

舒儼宣侯雍份端佚通佟共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

紙筆阿舒

儼

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

侯

行志

學而不愛文術雍

份

端

佚

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

佟

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

杯中物

黃山谷曰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  
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  
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所謂癡人前  
不得說夢也

有會而作

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值年  
災日月尚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  
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  
念饑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

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  
甘肥怒如亞九飯怒饑也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  
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  
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  
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艱食之慘尤爲酸  
楚老至更長饑是終身未嘗足食也

蜡日

蜡助  
駕切

同集卷

言



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  
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

### 山有奇歌

四時

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  
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嶺秀  
孤松

劉斯立曰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

中惟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  
摘出四句可謂善擇矣

許彥國詩話曰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  
彭澤集

詩二千八百七十三字  
註三千三百七十四字

## 陶靖節集卷之三

晉陵葛氏  
丙申仲秋

